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九十四回 遣仙鶴指明去路 恨豔冶排設色坑

黃蝶因三緘師徒收了荷花姊妹，心甚不平。回到洞中，直向後山搬及毒蠍老妖，乘夜來至觀外。但見蝶張兩翅，逞風威以若雷；蠍吐餘涎，湊霧氣而如箴。三緘此際正在淨室，與諸弟子講論大道。忽聞山風震動，毒氣悶人，驚而言曰：「觀外其有妖乎？不然，何狂風驟起，許久不息，兼之瘴氣直透觀內，人幾悶絕乎？」餐霞稟曰：「是必蝶妖來此復仇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蝶豈有毒哉！」餐霞曰：「蝶妖無毒，其悶人以毒氣者，乃後山洞裡之毒蠍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蝶蠍異類，是蠍也，胡得助蝶為虐耶？」餐霞曰：「吾師不知，黃蝶欺侮諸妖，即恃此毒蠍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蝶倚蠍勢以凌妖屬，諸妖何不除之？」餐霞曰：「諸妖不能敵蠍而深畏蠍。蝶妖為蠍驅使，時任僕婢之役。且窺伺蠍妖所尚，如意供奉。蠍故愛蝶，常加護庇。蝶乃得借其勢，以凌妖部。凡妖部之畏蝶者，實畏蠍也，非畏蝶也。然蝶借蠍威以為諸妖畏，自以為諸妖所畏者，在己不在蠍，久假弗歸，日肆橫行。在諸妖視之，無不垂涎而恨不得一效其威。是未見蝶之逢迎於蠍也，其卑躬如何可恥，其折節如何可羞。安識與其借人威以凌人而先為人凌者，何若安守本份，不受挾制之為愈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物也如斯，何況乎人？」餐霞曰：「師用何寶以除蝶蠍之害，方無狐假虎威之人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師自有除之之法。」於是取出飛龍瓶持在手中，向空拋去。只見團團轉轉，如鳥飛舞，愈飛愈高。忽然響亮一聲，現出金光數十餘道。毒蠍、黃蝶以為障眼頑物，竟不在意，一吐毒霧以繞是瓶，一張長翅以逞是瓶。久之，瓶上金光燦爛，火龍舞爪張牙，直撲二妖。二妖躲之不及，竟被猛火將翅燒去，墜地而亡。飛龍瓶仍化原形，墜於三緘之前，三緘拾歸故處。

狂風毒霧，從此寂然。

次早，三緘命狐疑出視，別無他見，只有山下斃了蝶、蠍二妖，大如車輪。忙忙回報，三緘歎曰：「蠍有毒以自恃，蝶因蠍毒而借以為恃，茲得飛龍瓶一並誅之，可知蠍難自恃，常為蝶恃。吾於二妖之轉相為恃者得四語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師之四語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試聆之，借人威勢以凌人，不識其中顯報存；一旦二妖同斃命，空將餘孽造來生。」三緘誦畢，群弟子曰：「師言為二妖發，亦可為人世箴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均宜謹記勿忘。」群弟應諾而退。

又到次日，三緘曰：「此地常居，非闡道之意。今趁天色晴朗，風雨無虞，可向長途奔之，以好闡道於異地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言不差。」當將行李收拾，出了桐華觀，望大路前征。

誰知走約旬餘，地異人殊，不似中華大國。水深而黑，曲折若河海之寬，山巨而高，荒蕪少田疇之望，而且人面如鬼，絕無文物衣冠，口語如鴉，大異人言吐屬。三緘不知何地，退於旅舍，問之旅主。旅主曰：「是所謂北狄也。」三緘謂諸弟子曰：「地至北狄，北游已盡，吾將反歸故土矣。」狐疑曰：「師徒來此不易，不如暫住數日，以規是地風俗究竟如何。」三緘勞頓不堪，遂因狐疑之言，暫住於是。

是時，紫霞在聚仙臺前謂及諸真曰：「吾奉道祖鈞命、王母懿旨，闡道人世，故命虛無子脫胎三緘，雲遊四方。今到北狄，北方已盡矣，然三緘門徒，數尚未滿。北狄通山狄王有一女一男，女名英訣，男名哈噠，與三緘有師徒份。三緘不識狄王所住，安所得英訣、哈噠而教之？是非遣一門人以為前導不可。」正言及此，忽一仙鶴墜於臺下，輾轉化作道士，手持塵尾，向紫霞而言曰：「真人任肩闡道，今已數年。吾等毫未效勞，於心有愧。茲至臺下，願任驅使，以立微勛。」紫霞曰：「鶴仙此言，最見護道心切。然吾門徒頗眾，盡可驅使，不敢勞及鶴仙。」仙鶴聞之，固請不已。紫霞曰：「鶴仙既有此念，趁三緘已到北狄，狄王有一子一女，應投三緘門下，無人導以去路，爾可速往，為三緘前導，以收英訣、哈噠。他日闡道冊內，與爾注一大功。」仙鶴欣然，直冲霄漢，慧眼遙視，已見三緘師徒在陀羅山麓旅舍之中。於是按下擁翅雲霞，墜於舍外，化一老叟，攜筇而行。三緘見此老翁白髮白鬚，玉貌童顏，知為不俗，出而詢曰：「老翁安往？」叟曰：「聞有上界金仙在陀羅山傳道，特到是地，一聆講論之詞。」三緘曰：「豈有上界仙子願為凡侶師乎？」叟曰：「已成仙真，如前之先覺以先覺後，有何不願？」

所患者人不樂習其道耳，如果樂習其道，無不親切指陳。」三緘曰：「可容吾等去否？」叟曰：「爾如有心學道，隨吾去之。但人毋多，只選二三得意門徒相隨同去，自得仙子指點大道焉。」三緘聞老叟言，遂選狐疑、金光、雲牙，師徒四人，與同老翁，向北狄進發。由山及嶺，登崖越壑，竟入荒野。一路之上，極目四顧，無數土穴，密若蜂房。三緘曰：「是地何無棟樑，僅以土穴為居？」叟曰：「是地非中國比也。中國峻宇雕牆，尚嫌不美。斯地風俗鄙陋，惟居土穴。若以金銀而論，盡出於此，即修棟宇，又有何難？豈知天生夷蠻，天不以豪華使彼享之，故與中國有別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地若斯之陋，仙子烏肯臨此以闡道耶？」叟曰：「昔孔聖欲居九夷，或以陋告之，孔聖曰：『君子所居，陋於何有？』聖人如是，仙子亦然。」言談之間，已不知途去幾許。

正值狄王此日閒遊山外，見諸道士皆中國人物，心甚喜之。

忙命小狄數人上前致詢曰：「爾係中國人乎？」叟曰：「然。」小狄曰：「吾家狄王有請。如爾等不嫌土穴湫隘，可隨吾來。」叟曰：「如是，爾前導路，吾輩後隨。」三緘是時不知小狄所說何事，惟隨老叟，一步一趨。

剛至土穴門前，狄王恭迎穴外。老叟曰：「三緘師徒亦入。」賓主禮畢，席地而坐。坐未一刻，小狄捧一木器，其大如桶，內所盛者，皆豬、羊等肉。老叟告曰：「吾輩習道，久不茹葷。」狄王愀然，向小狄吩咐數語。小狄於是撤去木器，捧出蕎餅，以敬客焉。三緘師徒各食一餅，已果腹矣。食訖，狄王耳語老叟，老叟首肯。狄王若有喜氣，即向內穴呼之。呼聲剛停，內出一女一男，約有十餘齡，雙雙跪於三緘之前，拜舞不止。三緘不解何故，呆視老叟。老叟曰：「狄王時向吾言，彼有一子一女，子名哈噠，女名英訣，身居土穴，常常負疾。前得道士指點，須習大道，乃可長生。今日見爾來茲，意欲將彼女男，拜爾門下而師事之也。」三緘暗計：「化外人尚有求道之心，亦大奇事。」慨然應諾。哈噠、英訣喜出望外，從新拜舞，叟曰：「既拜門牆，當予道號。」三緘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遂取哈噠為「豁達道人」，取英訣為「善訣道姑。」狄王聞取道號，復命子女拜老叟及諸子焉。是夜，止宿穴內。

次日早起，狄王親送下山。老叟仍導師徒歸於旅舍。三緘方欲究問傳道之事，不意老叟俄為化鶴，冲霄而去。三緘驚訝良久，且喜收了哈噠、英訣。又率弟子等，欲由北狄退歸桑梓，再省廬墓。

一日，行至摩研山畔，尋一古亭居之。村人告曰：「是亭不可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村人曰：「摩研山上妖魔極多，每夜此亭燈火如星，疑是群妖在茲宴飲。吾鄉人等，皆於夕陽西墜，即不往來亭下。道長居此，恐不利於乃躬。」三緘曰：「多承村翁指示，吾輩不畏山妖之流。」村人曰：「聆道長言，諒有絕大法術者，吾不為爾憂也。」言罷竟去。

三緘師徒居是亭內，正逢望六，皓月當頭，四面亭窗，蟾光射入。約二更許，忽見山崗之上有燈光數點，或明或暗，冉冉而來。三緘潛從窗隙窺之，乃一二及笄女娘，身服縫衣，後隨十數女婢，立於亭外。久之，女婢叩戶，大聲詢曰：「何方妖屬，敢霸此亭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非妖，雲遊道士也。」女婢又曰：「雲遊道士中有三緘其人否？」三緘曰：「有之。」女婢曰：「既有三緘，居之無妨。」言已，持燈直向山崗而去。

三緘見燈光去遠，暗思：「此妖能通人情，與他妖大異。」不知此妖有四，同居一洞：一名豔冶，一名豔目，一名豔情，一名豔心，結為姊妹交。此時率婢來亭者，豔情與豔心也。

二妖回洞，豔冶問曰：「情、心二妹游亭樂乎？」二妖曰：「吾約姊妹為游亭之樂，幸而姊妹慵於步履。吾等剛至亭外，見一縷清氣盤結半空，女婢叩門詢之，乃三緘雲遊是地，借是亭而居之者。」豔冶曰：「三緘何人？其名若常記誦。」豔情曰：「姊妹曾不記虛無子游神四境，吾等與之鬥乎？茲之三緘，即彼所化也。」豔冶曰：「如此，前仇在抱，豈容逃吾姊妹手耶？」豔情曰：「今夜已容彼矣，且於明日往柳眉山下，設四陣門號為四豔以候之。」豔冶曰：「陳名四豔，若何設法？」豔情曰：「即以吾等芳

名為陣門雅號：東門為豔冶，南門為豔目，西門為豔情門，北門為豔心門。每門要美女百人，惜乎奴婢甚少耳。」豔目曰：「山野墓內，女鬼頗多，不如呼之使來，以聽調用。吾姊妹為陣主，奴婢為查營使者焉。」豔冶諾，遂命婢女，將各處墓內野鬼一一呼齊。天發曉時，竟投柳眉山，排成陣勢。

豔冶在陣，疾聲呼曰：「豔冶門一百女鬼，裝束務要華麗；豔目門女鬼，總以眉目送情；至豔情、豔心二門女鬼，各執柔腸一副，引得男子入此門後，群以柔腸拴之。」眾鬼應聲如響，頃將陣勢排就。四豔騰空一視，見得陣內飛花綴柳，好不風流。

不時脂粉生香，蘇人骨髓。豔目曰：「陣勢威風可畏，奈無陷人之寶何？」豔冶曰：「前日姊妹幾陷虛無子者，有色坑也。爾豈忘耶？」豔情喜曰：「有此色坑，何患不勝三緘？」豔心曰：「不惟三緘能勝，亦可以牢籠天下之豪傑矣。可速設之。」豔冶手執銷魂旗一面，向陣內一繞，現出紫綠二色，旋轉化為深坑，黑霧沉沉，變幻莫測。四豔笑曰：「此寶如斯厲害，跳得脫乎？」